

一夜新凉是秋天

□浙江安吉 张宁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凉风有信,秋天这个消息是荷叶先知道的。它们一直静静地呆在小院窗台前的盆子里。盆是白色的瓷盆,描着青色的花纹。是个大盆,荷花也多。平日常天一亮它们就急急忙忙地开了,一个个脖子挺得直直的,高傲得不得了。忽然间,这些美丽的姑娘竟然全消失了,只留圆圆的莲蓬在荷梗子上。性子急的,已经是褐黄色了,圆圆的孔洞里嵌着黑黑的子;慢吞吞地,还是绿中带黄的,小小的一个,子还是白色的。咦,它们是什么时候结的子呀?小池子里铺天盖地的蛙声也忽然间销声匿迹了。这些民间音乐家,随性得很,从不通知演出的时间。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它们就开始拉嗓子了。上来一个领唱的,初是短促的几声,然后声音拉长了,大家的情绪被调动起来,这一片那一片的,指挥家这时候开始忙碌了,左边先开始吧,右边又等不及了,这阵盖过那阵。听着的我们,倒是欢喜的,江南的夏天没有了蛙声,那是不像样的。可是突然

间,音乐家们都消失了,一夜之间都搬走了。各种小昆虫在草丛里仍然不知疲倦地叫着,它们的嗓子经过一个夏天的打磨,亮亮的,像草叶间挂着许多小铃铛,在微风里摇摆着。山上小鸟的叫声越来越响亮,每天清晨就像雨点一样密密麻麻地落下来。那一定是今年新生的雏鸟在母亲精心照顾下,长大了,它们一定有着蓬松的羽毛,圆溜溜的眼睛和粉红色的喙,这段时间它们一定是站在粗壮的枝条上正在试飞。我的院子里也有树。一棵柿子树,叶子不多,但是树上已经挂满了青青的小柿子,在许多小柿子中间的枝条上,有一个我自己搭的鸟窝:一个大大的篮子,里面铺满了软软的草。尽管每天这棵树上小鸟来来往往忙个不停,但都只是站在那里聊个天哼个曲子,在这里安家的念头一点都没有。也是,小院子旁边就是郁郁葱葱的大山,谁还愿意在这狭小的地方呆着。母亲的电话这时候也总是一个又一个地打来,内容千篇一律:菜地里的蔬菜都成熟啦,赶紧回去

背点回来。春天的时候,他们在小河边开垦了一大片的荒地,那么大,站在那里总有走不到边的感觉。他们马不停蹄地在地里播种、浇水、施肥。每天天不亮就出发,常常忙得顾不上回家吃饭。一晃到了采摘的季节,一茬茬绿油油红彤彤黄澄澄的蔬菜们在地里田头招摇着。于是一直预留给我们回去住的房间就被它们占领了。瞧,这一堆那一簇的。靠着桌子的是黄瓜,这一堆黄瓜采摘时间跨度比较大,有的是刚从藤上摘下来不久的,瓜皮青绿青绿的,闻着清香,尾巴上还带着一串小黄花;有的是下来休息了一段时间了,垂头丧气地耷拉着。辣椒也有很多,都拥在床脚旁。青青尖尖的朝天椒,一看就是犀利的性格;圆圆滚滚的大青椒,憨憨的;一串一串的彩椒待遇高了很多,被母亲挂在了床架子上,像挂了一串串小鞭炮,喜庆得很。大自然一日一日地流转,夏天的告别悄无声息,温文尔雅的秋天缓缓而至。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美丽,就如人生的不同阶段,快乐总大于遗憾,往前走就是了。

板栗当头落

□安徽铜陵 何愿斌

仲秋时节,天清气爽,群峰在望,我按捺不住往山中一览。沿着一条溪流溯水而上,看见一群人正在坂边摘茶,我问道:“秋天的茶叶好喝吗?”她们笑着告诉我,这是莓茶。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原来莓茶是一种新型保健茶,有“黄酮之王”和“血管清道夫”的美誉,颇受市场青睐。我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而感慨,一个在丘陵地区长大的农家子弟,如今怎么对山野越来越陌生了呢?前几年,乡人带我去看半山白茶,听说白茶的价格是绿茶数倍,我不禁大吃一惊。我还现场品尝了一种叫作“黄金叶”的新茶,每斤价格竟然破千元。儿时放牛的山谷,我曾经以为是鸟儿不下蛋的地方,

如今正一天天变成宝地。林中不时看见一些颜色不一的标识,村民告诉我,那是城里人认领的果树,果实成熟季节,全家就会专门从都市开车过来亲手采摘,体验田园乐趣。苹果梨、猕猴桃林地专门安装有监控,通过视频,远方的客户可以随时观察果树生长情况,还会叮嘱看护人员加强管养。听到这些介绍,面对转型的山村,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早就算不上庄稼人了。如今,山里经常会遇到农业专家教授,经营林地的不少是有着高学历的年轻一代。随着休闲农业和文旅资源综合开发,基础设施条件改善,前来康养居住的游客渐多,山中村民组今年新增了十余户民宿。值此金秋时节,远离城市喧嚣,

临泉赏月,饮茶品果,着实是风雅之事。海拔八百米的山顶种植大片板栗树,儿时采摘过的野生毛栗已经淘汰没有了。如今的板栗树高如楼宇,枝叶间挂满毛茸茸的果实。我在石板路漫步,忽然听见啪啪的炸裂声。转身一看,原来是成熟的板栗从枝头掉落,栗壳裂开,栗色的板栗顽皮地跳脱出来,在石头上弹跳着弧线。我剥开来塞进嘴里,新鲜脆甜像咬藕。山民告诉我,如今家家户户学会种植了新品种的板栗树。我想起板栗烧鸡的当地名菜,不禁垂涎欲滴。有几枚板栗居然落在头顶,和我玩起游戏来,主人大方地笑着说:“它们看上你了,你就带回家吧。”

月饼模子

□湖北黄石 董刚

中秋节快到了,虽然今年的气候有些反常,秋意微凉有些迟到,但节日如期到来,也就意味着赏月品尝月饼的那一刻也快到了。可能是随着年岁增长吧,每到中秋,我不是太过想念月饼,却对曾经经历过的打月饼记忆尤深,尤其是打月饼的模子,明明是一个长木块,却能打出许多一模一样的月饼,简直就像现今的复印,只能用神奇做解释了。说起月饼模子,远没有月饼这么出名。不少人以为月饼是用手制作的,就像炊饼、烧饼那样,其实不然,传统美食中,月饼和印子粿等是需要模具的,所以除了月饼,月饼模子也是中秋节必不可少的物品之一。过去,很多人家都是自己做月饼,而月饼模子都是用很结实的梨木等做成,很经用,所以就有了可能传几代人的月饼模子。第一次接触到月饼模子还是在儿时,那时候我随爷爷奶奶一起

生活,父母在异乡工作。中秋节快到了,奶奶说要打月饼,我就问奶奶,为什么打月饼?用什么打?奶奶笑着找出精心收藏的月饼模子说,这就是打月饼的东西,等会就能看到月饼了。奶奶手里的褐色厚木板,形状并不十分整齐,中间有一个圆形的凹洞,只见奶奶把和好月饼馅的面团用力塞进模子的凹洞,然后用力拍打,拍打结实后,小心地将凹洞里的饼子敲出来,一块月饼就这样成型了。在那个缺少玩具的年代,月饼模子简直就是一个最好的手工玩具,所以我就很想偷出来玩,甚至想用泥巴塞进模子的凹洞里,看看能不能做一个泥巴月饼。但是奶奶看得很紧,根本不让我触摸,所以一直没有得逞。奶奶说月饼模子是她上辈传下来的,等我长大了再传给我。不过,我长大了,奶奶也去世了,搬家多次,那个给我童年带来许多神秘感的月饼模子再也没

见到。后来,也曾见过一些月饼模子,形状大同小异,有的还很别致,模子图案都是刻花的,打出来的月饼就像现在的一样,都是带花边的,这些月饼模子都是用结实的木头制成的,有很深的年代感,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中秋节的由来应该是与先人祭月的礼制有关,但中秋节如何与月饼产生关联,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有专家考证,出现“月饼”二字的历史是在北宋,当时的大诗人苏东坡曾在诗中写道:“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怡。”既然月饼有了,月饼模子的历史似乎也应追溯到宋代。现如今,月饼已经机器化生产,就算是手工制作也有更加精致的模子,过去那种木质的月饼模子几乎看不到了。但我记忆中的月饼模子一直在,随着一轮明月升起而住满浓浓的乡愁。

怀念叔祖母

□苏州 申功晶

叔祖母岫云是祖父双胞胎弟弟的媳妇,我一直觉得“岫云”这个名字取得颇为雅致。叔祖母留着一头清爽的齐耳短发,衣着洁净大方,据说她是明朝开国元勋朱亮祖的后裔,可谓家门闺秀。叔祖父过世后,儿女们都陆续成家搬出去住了,留下叔祖母和我们一家三口住大宅院,叔祖母没有孙女,而我的亲祖母也早已过世了,在外人眼中,我们俨然是一对亲祖孙。每回我搀着叔祖母去菜场,她总会挑一个大香瓜让我在一边啃着,然后自己和卖主们讨价还价,旁人看了总打趣道:老太太真有福气,孙女又可爱又听话。放假的每天上午,我在客厅做功课,她则戴着老花镜半躺在竹榻上读报纸或趴在方桌上给外地的子女写信。叔祖母虽然只上过两年私塾,可读书、看报、写信成了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每个月都会给身居外地的子女和孙子写家书,但凡遇到陌生字,她让我先写在白纸上,然后像刚学写字的小学生一样一笔一画地临摹勾勒。

每天吃过午饭,她打开收音机,从橱柜里取出瓜子、话梅、花生等茶点,一边津津有味地听评弹《玉蜻蜓》,一边饶有兴致地看我吃东西。叔祖母很讲究个人卫生,每回吃东西前都叮嘱我要洗手,至今我还保持着“餐前洗手”的好习惯。刚上小学一年级的一天下午,我提早回到家中趴在方桌上一声不吭。叔祖母瞧着不对劲,关切地问出了什么事,我摇摇头。“哎哟,你的裤子怎么湿了,是不是掉水里了?”我涨红了脸,她看着我扭捏的神情,心里清楚了:

每天都是新鲜的

□广东广州 陈振林

暑假时在华山旅游,因为对行程攻略不熟悉,报了一个散客团。带我们这个临时团的导游姓方,是个四十多岁的男子,我们叫他“方导”。也许是常年带游客的缘故吧,方导的脸被晒得黑黑的。但是,他黑黑的脸上总是洋溢着笑。这种笑,是自然而明亮的。我问他:“方导,你带团多少年了啊?”“我就是本地人,18岁那年高中毕业没能上大学,开始进入旅游行业,不久之后正式带团,到如今有23年了呢。”“这么长时间了啊。”我心里一惊,“你每天都上一趟华山吗?”“是的,”他说,“我每天都上一趟华山。”“每天上华山,看到的风景都是一样的,那你的生活应该觉得有些枯燥,甚至可能觉得无聊了吧?”我又问。“才不是呢,每天都是新鲜的。”他笑着说。他的黑黑的脸上

“你这孩子,这样捂着是要冻出毛病的,来,把裤子脱下,奶奶帮你洗。”看我执意不肯,她说:“你放心,我不告诉你妈,洗完晾干后你再换上,没人知道。”然后,她麻利地帮我换掉裤子,看着她用长满冻疮的手在冰冷的水里搓洗着我的裤子,恍惚间觉得她就是我亲祖母。叔祖母八十五岁以上,身子骨还硬朗得很,耳不聋眼不花,思路清晰,每次计算水、电费又快又准,分毫不差。旁人向她讨教养生之道,她回答:“我心态好,凡事想得开,不计较,子女们也都孝顺。”她的孩子们大多都是医生、老师、教授,每月都补贴她生活费,她总是一笔一笔仔仔细细记在账本上,但从不乱花:“他们孝敬我,我心里熨帖,这钱我不乱花,以后还给孙子们。”都说母亲是孩子的启蒙老师,身为人母,最大的欣慰莫过于儿女成器出息,更何况她的一群儿女几乎个个出息。叔祖母啥都好,唯一的缺点就是太唠叨,每次提及往事便犹如打开水闸,滔滔不绝。我听得不耐烦时就用两个棉球塞进耳朵,这时,她就知趣走开,有一次,她自言自语地对院子里养的大白鹅说道:“你听话,别走来走去,到处拉屎。”听得我一口水喷将出来。

后来,老宅拆迁,叔祖母跟着二儿子搬进了三楼新居,父亲去看她,筋骨已远远不及从前硬朗,脑子偶尔也会犯糊涂,认不出人。所幸我最后一次去看她时,她还认得我,只是人清瘦了不少。叔祖母九十高龄驾鹤西去,算得上喜丧了。可当她去世的消息传来,我鼻子酸酸的,眼泪情不自禁夺眶而出。